戊寅赦天下

以壽皇服藥故

甲申皇子嘉王過重華宮

王府贊讀黃由乞令王過宮問疾辛巳上奏未報講官彭龜年沈有開繼有請甲申省劄下許之內侍都監王德謙堅請覆奏王斥其說遂行至重華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丁酉夜壽皇崩于重華宮

丁未留正等請立太子

是日宰執劄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劄子御批云甚好乙卯再擬指揮進入乞付學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始懼丙辰再擬入御批可只令施行已未宰執再奏乞面奉處分晚付出封題稍異正不啓封付之內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輙啓封正視牘尾色變始密為去計

上卯生吾酉生伏草自焚矣遂定逃歸之計

甲子皇子嘉王即帝位

是月辛酉留正朝臨仆于地案上條留正已逃歸此目內復書正朝臨仆地者蓋此條因總敘寧宗即位始末故復追記辛酉日事而及之也都人大駭工部尚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汝愚繳告以翊戴之議遣中郎將范仲壬案宋史彥逾傳作范仲任告殿帥郭杲仲壬初以時事艱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動之又不應仲壬不得已屏人具以西府意達之又不應仲壬乃還汝愚知

人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愚遂令侂胄以內禪事附宗尹入奏太皇素簡嚴無他語令諭汝愚耐煩而已癸亥侂胄再往不獲命逡巡欲退重華宮內侍關禮問知其謀入白太皇言與淚俱太皇感頷久之曰事順則可更切仔細禮遂簡侂胄以來日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時日已過午矣汝愚乃以諭參政陳騤同知余端禮關禮又使所親閤門宣贊舍人傅昌期（案趙汝愚傳傅昌期作傅昌朝）密製黃袍時王在

嘉邸殊不知且方以疾在告汝愚簡宮寮彭龜年云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禫祭杲與步帥王仲先（案趙汝愚傳作步帥閻仲夜）分兵衛南北內太皇太后垂簾命閤禮引王先入次執政奏事太皇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皇覽畢云甚善太皇勸上即位上固辭且顧汝愚曰其

宗廟社稷

詔建泰安宫

以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命泰安宫提舉楊舜卿往南内請八寶　尋詔五日一朝百官月兩朝後又詔以時方秋暑宜用唐武德貞觀故事太上皇帝未須移御其即以寢殿為泰安宫　是歲改泰安宫為壽康宫

乙丑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

水陸路宣押赴都堂治事叔椿請議其棄國之罰乃
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或以留趙二公處變不
同問于范仲黼郎中者仲黼曰趙丞相同姓之卿也
留丞相異姓之卿也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問者不能
詰

戊辰詔求言

略曰朕猥以沖人嗣膺大寶涉道尚淺何以周知羣
下之情燭理未明何以裁決萬機之務思欲圖乂莫

以章穎為侍御史黄艾為左司諫

鄭湜使金

范仲壬副之告登位也

己巳趙汝愚兼參知政事

仍知樞密院事

庚午召朱熹

自湖南安撫知潭州召赴行在奏事上在藩邸聞熹

明德每恨不得為本宫講官至是首加召用熹辭

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蓋傾心已久故即位首加迅召皆出上意也

辛未以黄裳爲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爲中書舍人黄由爲起居郎沈有開爲起居舍人

乙亥以趙汝愚爲右丞相

辭不拜

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仍兼同知樞密院事

癸巳除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

疾速前來供職　告詞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幃詳延學士耆儒臣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六經之藴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竒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命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説豈惟慰滿於士論直且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

試望之于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傅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黄由行　熹發長沙且行且辭大略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蓋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故有是言　熹行至信州聞以内批逐留正按正時猶在相位至是月丙辰方以内批罷此蓋亦以朱子被召事而先及之

耳
有憂色學者問故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或曰此盖廟堂之意熹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遽之輕逐大臣耶至六和塔永嘉諸賢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熹曰彼方為几我方為肉何暇議及此哉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其漸故熹憂之

甲午增置講讀官

以黄裳陳傅良彭龜年等為之

丁酉詔以生日為天佑節

壽又改為瑞慶節
辛丑詔諸道舉廉吏糾汚吏
詔曰朕惟廉吏民之表而爲國之蠹民之病者莫汚
吏若也不有誅賞曷示勸懲繼自今諸道司刺舉之
官于都邑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汚必糾毋憚大吏
毋縱私昵賞不爾靳罰不爾私其令吏稱民安副朕
意焉
己亥上率羣臣朝泰安宮

尋罷之

初議祧宣祖廟

禮部侍郎許及之等請祧宣祖廟祔大行至尊壽皇

聖帝詔侍從禮官集議　是年趙汝愚秉政遂併祧

僖宣二廟而正太祖東嚮之位朱熹力爭不聽

丁未議賑諸路水旱

命三省條畫賑恤

乙卯加封安南國王

詔侂冑歷仕三朝備宣忠力可特遷二官蓋將以為承宣使也侂冑自負有定策功覬覦節鉞意不滿上疏力辭乃止遷一官于是怨趙汝愚益深矣

冬十月辛卯銓量四川諸州守臣

故事諸道守臣皆臨遣淳熙末孝宗以嶺蜀道遠始詔川廣知州軍見居川廣合闕到半年前奏事人及係見闕去處並令詣本路轉運司稟事仰漕臣精加銓量人才委堪任使非昏繆老病之人結罪保明申

尚書省然諸道罕嘗舉行至是言者論漕司之權比
制司為輕而其責亦不若制司之重權輕則不敢多
有所廢黜責輕則不暇詳于顧計州縣不治職此之
由請一付之制司權重則雖廢黜之多而有所不憚
責重則顧計利害之深而不敢苟且如此則昏老病
疾之人不得冒居而州縣無不治矣趙汝愚為政遂
白行之其後數年議者不以為當嘉泰元年五月復
有旨並赴闕朝辭會知合州郭公㷜等數人代者皆

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議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温凊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

两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胡盧里歲輸稅米百二十斛于硐門乾道間蠻人高奴吉作亂焚硐門宣撫使王公明出榜硐門撫諭蕃人聽命自是捐胡盧里之稅與之两沙平為蠻人有矣至是兀嶺蠻人因沙平以叛土兵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命閉禁門者月餘蠻人糧盡乃就降　是歲黎州蠻曳失索畜卜亦入寇先是淳熙中吐蕃青羌欲結連努兒結寇邊努兒結不從遂從白水兩村老稱

渡河意欲歸漢官司慮努兒結情偽未定不聽于是招集努兒結族黨犒賞醉以毒酒生縛努兒結蒙丹足都提三人檻送制司努兒結至雙流絕食而死蒙丹足都提遂留成都努兒結之弟三開者得諸羌歡心銜兄之死聚深蕃諸族入寇時趙汝愚被命帥蜀措置有方三開前後三次為官軍所敗制司又立五千緡賞欲生縛之三開憂恚嘔血而死其弟失落盤出降許之孝宗謂汝愚有文武威風而知大體益重

三十六年云　臣失索初入冦在此年而不得其月日姑附見于此

是日命朱熹講大學

除待制兼侍講辭不允　熹奏云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兩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係罷降月分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宫必不服逸欲乞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宫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

令逐日早晚進講内有朝殿日分恐聖躬久坐不無
少勞却乞權住當日早講一次從之　閏月朔日進
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
主憂勤警戒之意丹書出自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上
曰近有人進入此書因命小黄門取示盖黄庭堅所
書墨跡也　越三日晚講因奏曰臣所進講大學口
義不審曾經聖覽否上曰宮中無事常看又奏陛下
于臣妄說有所疑否上曰說得甚好無可疑又奏萬

求放心耳熹頓首曰聖學高明宣諭極是老師宿儒
窮日竟月不曾見得此意說得此語陛下天縱生知
拈出此求放心語正是聖學要領願推之以見于實
行不患不為堯舜之君也他日熹又奏疏言願陛下
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于玩經
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如仁宗開天章
閣故事至于羣臣進對亦賜温顏反復詢訪以求政
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

使趙彥逾以為土肉淺薄不可用汝愚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為之而宰相留正以為不然于是彥逾與覆按使謝深甫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于新穴之東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逢吉為覆按使還言當少寬時日别求吉兆而内廷左右以久居喪次内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况朝廷禮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光祖所草

報其後孚定永阜攢陵于會稽汝愚請如故事建靈

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成

穆成恭二后則先葬于赤山慈懿皇后則攢于南山

淨慈寺

丙午郤瑞慶節賀表

從朱熹之請也前一日晚閤報來日百官上表稱賀

熹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畧云壽皇

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覲

以僖東宮為之備移御也朱熹彭龜年等請罷之

閏十月癸亥集議廟制

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来每遇禘祫祖
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
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無以異
當時諸儒韓絳輩辯之不從時程頤為布衣為人言
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熈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
東嚮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弅王普尤袤俱請正

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
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
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祧僖宣二祖事
下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
祖而正太祖東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
為可詔從之僑等尋又奏請立僖祖别廟以順翼宣
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
大略云准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

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
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
室太祖太宗仍共為一世自真宗以下至于孝宗凡
九世十二室䝉黄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
以為太祖以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
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
或謂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
天下基本盡出于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

文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折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羡以永國祚于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熹以為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不許及高宗（案高宗已祔此當云光宗蓋併記後事也原本有誤）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盖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

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祧主
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
也
辛未核實椿管錢
遣職事官二員核實鎮江建康府池鄂江州椿管錢
乙亥趙彥逾知建康府
除端明殿學士恩數視執政趙汝愚謀立上時遣彥
逾達意于殿帥郭杲事定亦冀汝愚引已同升已而

止除端明殿知建康彥逾怨之遂與韓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為汝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于是上亦疑汝愚矣

是月復提舉太史局官

舊以近臣兼之歷豐以後不復置至是以命薛叔似明年何澹以非舊典為言遂罷蓋務反趙汝愚之政而不詳考也

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俛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内
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録黄
舍人鄧馹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居
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録黄有
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
樓鑰再封還録黄有旨依已降指揮案慶元黨禁御批之降在閏十
月十九日甲戌趙汝愚袖批還上至此皆閏月事也與此異傅良疏中有朱熹論
事頻繁迂濶之語盖侂胄嘗言陛下千乘萬騎而熹

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釁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于此又再三而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白發侂胄之奸適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為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仲鴻亦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為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

懼也至于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
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于陛下之獨斷大臣
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
悉當于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
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于公議此弊不革誠
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
免于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
壽皇論之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

熹既去彭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柄爲中外所附
不去必貽患讀劄子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逐得朱
熹大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無使天下人謂陛
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
之汝愚閑陳欲兩留之既而内批彭龜年與郡節度
使吳琚嘗言時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
去之必矣侂胄既留勢益張因欲併逐汝愚而難其
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

請留彭龜年不聽

劉光祖罷

坐留朱熹爲劉德秀所劾

是歲詔賑諸路水旱

兩浙淮南江東西路水旱詔蠲其賦仍賑之

築紹熙堰

兩淮土沃而多曠土人且耕且種不待耘耔而其收

十倍浙民每于秋熟以小舟載其家之淮上為淮民

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
辛亥賑京城貧民
以陰雨賑濟行在貧民　尋詔釋大理三衙臨安府
兩浙路杖以下囚
丙辰白虹貫日
二月丁巳朔詔耕荒田
詔兩浙諸州勸民耕墾荒田
丁卯申嚴臧否之令

鄭湜鎖院汝愚遂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辭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勲尚祈啟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於是御史中丞謝深甫（案慶元黨禁乃御史中丞何澹也）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劉子臣等竊見趙汝愚冒居相位陛下示以諫臣之章汝愚倉皇出門至宣麻罷免在廷之臣猶以為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

自權兵部侍郎與郡尋與宮觀坐上疏留趙汝愚也

庚辰徐誼罷

亦坐上疏論救汝愚罷去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寅太白經天

癸丑集議鐵錢利害

命侍從臺諫兩省集議江南沿江諸州行鐵錢利害

條具以聞

已未以余端禮為右丞相京鏜知樞密院事
庚申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案仲麟慶元黨禁作仲鱗誤蔣傅徐範上書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羣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歛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

迺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以祥之沉靜
自守簡之耿介不阿決非有所利而言者人心天理
不可厚誣善類皇皇莫知所據言者務求已勝沮抑
公論窺伺間隙遲回而不敢發一旦祥有補外之命
惡其與簡扶植正論潔身而去極力擠排同日報罷
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涕泣而相告曰當異論譸張羣
情畏縮之際隨聲雷同固寵緘默誰肯奮身權要別
白是非凜凜不屈使二人者苟有一毫為己之私豈

肯自附於已去之宰相而犯虎豹九關之怒哉今李
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於已乃欲盡
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
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
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陛下厲精
之初發推剛德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持公議以定
國是遽聽姦回槩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等
嘗摭之僉言李沐本以庸才猥厠朝列舉動輕疎而

無老成之定慮趨操凡陋而有阿附之邪心驟躐諫
垣物論不與況敢誣衊大臣堙塞公道而陛下從之
如流略不知察道路譁然以為李沭内結權倖陰有
措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議天下
扼腕氣將奚伸其氣焰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摇國勢
陛下若不亟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
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
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

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
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别淑慝竄
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等雖蹈鼎鑊實
所不辭情激於中不能自默惟陛下裁擇庚申詔宏
中等妄亂上書扇摇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
舍人鄧䮍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
渥也自建太學以来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
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它州

劉德秀除右正言是夜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生分遣使臣押送貶所癸亥詔駟依已面諭書行未幾駟請補外罷為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七月皇子生德音宏中等各押歸本貫聽讀宏中字充甫福州人登開禧二年進士第端朝字子靖温州人嘉定四年南省進士第一衜字周叟福州人後以父任補官二子與端朝同年登第仲麟字景沖

案楊宏中傳宏中為開禧元年進士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進士第一衜字用叟仲麟字景仲皆與

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冑隷人蘇師旦致身
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為每切責之至是始草詔以
詆善類
丙午置廣惠倉
詔諸路提舉司置修胎養令
六月丁巳劉德秀請考核真偽
此論偽學之始也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
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輿王

秀州爲嘉興府舒州爲安慶府嘉州爲嘉定府英州爲英德府　開禧元年陞嘉定州爲嘉慶軍

十一月己丑雨土

戊戌加上帝后尊號

壽聖隆慈備福太皇太后尊號加光祐二字壽成皇太后尊號加惠慈二字上太上皇帝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后尊號曰壽仁

丙午竄趙汝愚

有二弊一則其人政事雖有可述而有勢力可宛轉
移書遍囑剡奏鼎來二則諸司之中茍有強有力者
為之主張則它司莫敢違拒寒畯之士無由可進請
詔諸司取實有政績者連銜以聞仍關御史臺照會
若有不公許本臺覺察從之然終不能革也　嘉泰
初鄧友龍為察院復奏自慶元三年至六年在外被
薦者無慮千餘人其間或乏廉聲而舉充廉吏或素
昧平生而舉充所知或不能文而舉可備著述至於

本末見紹煕五年八月　柄早慧孝宗愛之淳煕十二年始就傅以館職黄唐倪思為學官至是加國號制曰孝宗憐早慧以鍾愛太上念特立以垂慈故見貴寵云

辛丑集議釋服

孝宗之喪上實以嫡孫行三年服監察御史胡紘言皇帝為孝宗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限三日集議釋服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

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凡偽學之黨曾經
諫臺論列者權住進擬後二日遷起居舍人
九月丁亥復分利州為東西路
利路自建炎置帥或在益昌或在漢中未嘗分東西
也紹興十四年鄭剛中為宣撫副使時吳璘在興州
楊政在興元郭浩在漢陰剛中欲令三帥一體乃奏
分為東西路東路治興元西路治興州而浩兼金房
開達安撫使遥制䕫路及京西三郡乾道初金州併

屬東路而守臣但兼管内安撫司元年夏璘改判興
元朝廷以其遥制西路軍馬為不便乃權合東西為
一路以璘為安撫使而東帥王權改知洋州璘薨不
改淳熙元年璘之子挺為興州統帥李（原本缺）守興州會
湯邦彦乞分利州東西及金襄廬楊為七路各置文
武二帥邦彦得罪事遂寢五年復分為兩路以挺帥
西路兼知興州紹熙五年挺卒以張詔代之復合為
一路而詔但兼知興州不領安撫使道出興元章森

能息心休養纔方繙動冊子便覺前人濶畧欲以告
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輙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
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承晤之樂未知
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其殁也祭之云以精詣
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
而見葢深致其哀悳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為
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
已發元定不以為是獨引程氏說以為敬而無失便